

# 國立戲劇專科字校刊月訊

第四卷 第五期

## 校友通訊

大老大哥！

(一) 取震（第三屆畢業同學）

三、說實話，這幾年來，學校在社會的地位上，已日見重要，校友們在重慶的戲劇園內，教伍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力量。對抗戰，對劇藝，有著多少的力量與貢獻？

母校是中華培植劇運工作者的搖籃，是未來劇藝建國的基石，是我們畢業生的柱子，我們要慶護尊嚴，滋養這個偉大的母性，使她發揚光大。這是我們校友的責責任。在校的老大哥，只有你們教伍一樣地把諸位大樣的熱情，和鋼鐵一樣的力量拿出來，獻給這慈祥的母親吧！我祝母校康健！

取震

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月刊編會印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八日

通信地址：重慶民生路中華劇藝社

(二) 鍾錫雲(第四屆畢業同學)

上沈吾叩道鑒：近來值得歡快的是我們大膽的在自貢市演出了「岳飛」。我們的服装是利用全部的余剝服装，通過了我們自己的選擇配合未使用的，結果獲得了意外的成功。我們在這市的都市裡，也收入了十多萬元。

茲奉上說明書及廣告各一種，以答謝母校諸師友給我們的關切，還希望不斷的作些這脫離了母親的孩子以熱切的指示呵！專此敬祝

健康

愛業鍾錫雲再拜 三月二日

通信地址：自貢市通江街茶號

### 校友消息

▲首屆畢業同學文治平，應湖南省立第三民教館之聘，已榮任該館研究輔導部主任之職，通訊處為湖南零陵南立第三民教館。

▲前年校務主任導師張跋祥先生已加入「寧龜」任編導職。

▲前年校務主任周成文先生，刻在育才國立音樂院初導主任。

▲第四屆畢業同學鍾錫雲，近為自貢市籌募中山堂基金，業餘劇人公演，導演四幕古裝劇「岳飛」。

▲首屆畢業同學賈耀煌，現任芷江中央日報記者，通訊處為芷江考棚街該居。

## 演員的創造

陳沾榮

### 一、表演是一種藝術

表演是否是一種藝術，這在過去，曾有不少的爭執。演員們為了提高他們自己的身份，當然一口咬定他們是藝術家。因為他們不能具体的說出他們是怎麼樣的藝術家，于是一般人也就只好當面恭維，背後懷疑了。

我們稱某一種創造是一種藝術的時候，總會想到這種創造的過程中必包含有創造者，工具，技巧，材料，內容，作品六件事物。這对于繪畫，雕刻，音樂，或建築，都無問題；对于跳舞，人們也肯從寬叢容；对于戲劇，也無問題，惟对于戲劇藝術中的表演，大家便懷疑其為藝術了。因為第一是表演中的創造者與作品不能分開；第二是演員必須受劇本，導演與裝置的限制，于是都認演員是處于被動的地位，沒有創造的餘地。

與其你否認演員有所創造，不如你否認莎士比亞的天才，因為他所留給我們的劇本，他之取材除根據歷史，傳說外，有些還是根據當時別人所編製的劇本加以改編而來的。不過，改編之後，這些劇本中具有了他自己的想像與處理的方法罷了。後人並不以莎氏有所根據便否認他的創造。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的《表演藝術》(“An Actor Prepares”)一書中所情緒化的憶起一章程說：「比方，莎士比亞的善惡人物」

如亞高是由別人的故事中取得，加上他自己的結晶的情緒紀憶，使他約成為有生命的人物。因為時間已把他的印象澄清了，詳化了，就變成他的創造中之上好材料了。

也許有人說：藝術創造中的材料是可以有發揮的，但所根據的材料不應該太多，太多便不是創造了。演員的表演材料全是很根據別人的材料，如何能有創造？一個藝術家在創造的過程中所根據的材料絕對不能有量上的限制。他的作品是否為藝術品端在他運用材料是否巧妙。在一般人的手裡可以是磚頭木屑，在另一人的手裡就會點鐵成金，是一座藝術的建築。一個建築藝術家不會種樹煉鐵或燒磚砌瓦，可是人們並不因為他完全根據別人所製造出來的材料而設計的作品就不承認他是建築藝術家。那末，我們為什麼會認演員因為在創造過程中根據別人的材料而創造是藝術家呢？

一個雕刻家和他的創造品或一個繪畫家和他的創造品是可以看得開的，但我們不必守住這個成見硬說歌唱家、提琴家、跳舞家、表演家因他們各自的第一自我與第二自我之分不論是他們的缺點。這正是這些種藝術的特点或優點，因為正以其不能分割性，這些種藝術在創造的過程中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有人性的。這些藝術家們表演一次便是再創造一次，每次與听众或觀眾相見時是創造有終欣賞者面对面的直接相連，彼此可以心心相通，情意交流。斯氏的《演作》

系一書的第二章「表演是藝術的時候」中說：「只有這樣的藝術才能夠完全吸引住觀者，使他瞭解，也同時內心停滯在台上的事，豐富他的內心生活，而遺留一種不因事過境遷即行滅沒的一些印象。」<sup>四</sup>其它各種藝術，創造者與他的作品是分得開的，自然也有它們各自的優點。但正因為是分得開的，作品一經完成之後，作品本身便是死的了，一成而不可變的了，在欣賞時，就大大的需要解釋了。這不正是它們的缺點嗎？

划登克雷夫人是一個好演員，是一位偉大的戲劇藝術家，而且她母親愛倫特鏡（Ellen Terry）也是一位偉大的女演員，然而戈氏始終不肯承認演員是藝術家。划氏說：

「表演不是藝術，所以說演員是藝術家是不正確的。因為偶然是藝術家的仇敵……藝術只能由設計去達到。所以這是清楚的，就是我們為了作成任何一種藝術品，我們只能在我们可以依賴的材料上去下功夫。人並非是這樣的材料之一種：：演員的身軀動作，他的面部表情，他的聲音，全須以他的情緒的信息為轉移，在藝術家的週圍必須永遠流動着信息，流動着而不使他失去平衡為度。至于演員情緒有了他，情緒會攫住他的兩腿，教腿往哪兒去，腿就得往哪兒去。對於動作如此，對於他的面部表情也是如此。心裡在掙扎着，在運用眼睛上或運用面部肌肉上剛有一剎那的成功，心裡剛之

便面部在一些刹那中完全受命，忽然會被那經過心上火熱的情緒衝散了。立刻像電閃似的，而且心上不及呼籲與統籌，那股热情已統制住演員的表情，這对于他的聲音和對於動作是一樣的。情緒會把演員的聲音弄得破裂。它会使他的聲音對他的心裡起顛變。情緒攻上演員的聲音之後，他便產生情緒不和協的印象出來。情緒是上帝的精灵，也剛之正是藝術家所求致的。這都是不需要說的事；第一，這都是不真正的，且即使這是十分真正的，然而每個蒙漫的情緒，每一個偶然的情感，不能算是有價值的……我們已經說過了，藝術不能承認偶然事件。所以，演員所給予我們的不是一件藝術品，而是一連串的偶然的自然。（見戈登克雷著的論劇場藝術）

戈氏之不承認表演是藝術，是因為演員不能統制他的情緒，而是情緒統制演員；情緒因不受統制而有偶然性，不能在事前由理智的设计，所以表演不是藝術。但是，假如有一種情緒技術，演員可以之操縱他的情緒，那末，演員那時當然是藝術家了。

戈氏因為演員具有人性，不受統制，不能完全受導演的支配，于是主張以傀儡代演員，因為傀儡是受支配的，是事前可以從容設計的。傀儡本身当然是一種藝術。但傀儡戲何以不能十分發達，而且有越來越衰弱之勢？傀儡演員的缺點是否比有人性的活演員的缺點

有它的缺點，就不承認它是一種藝術。

## 二、二年以上的表演基本訓練

表演是一種藝術，它就有它的技術，演員就需要受技術的訓練，他自己就得下功夫。

凡能應用自己的技術訓練去實際擔任劇中一個角色時別的人共同表演一齣戲的人才算是名正言順的一個演員。在這個階段之前，一個人開始學習着下功夫，決不能叫作演員，他只是想將來當一個演員，而現在只是一个學徒。至于他將來有沒有資格當一個演員，那是只有天知道的事。每個想當演員的人在開始作學徒的最短時間內就想登台表演一齣戲，他們以為學習駕駛飛機一定要飛上天空，學習游泳一定要跳入水中。這只是他們的<sup>①</sup>想當然耳，其實，那些學習飛機駕駛的人們至少要在陸地上學習一年；那些學習游泳的人們即使是一周頭就跳入水內，但那時他們不是在水內學<sup>②</sup>游，而只是在水內學<sup>③</sup>飛。你把昨天徵集來的壯丁，今天就送往前線打鬼子，那不就是<sup>④</sup>以不教民<sup>⑤</sup>戰，是為棄之。<sup>⑥</sup>嗎？把學徒當作演員用又如何？因為

①：你連音符都找不到，便想演奏曉邦的夜曲。你玷污了糟蹋了詩人的佳句和不朽的感情，而同時你連一個識字人所應有的——

點最基本的技能都沒有——俄文字起碼也會有一種把別人家的思想情感、言語轉達得很有條理的能力。你還有什麼權利配說你過去從事演劇的工作呢？你已經把「演劇」這名詞的真義完全破壞了。

以上是李却·波里士拉夫斯基在所著《演技六講》第一講「聚精會神」中所說的話，初學者應當三復斯言。

什麼叫作表演基本訓練？這是表演藝術中的基本技術與基本功夫而言。凡屬一種藝術，必有它自己的一套技術；藝術是技術的結果，技術是藝術的手段。雖然學會了技術，不一定就準會走到藝術，但決沒有哪一種藝術會沒有它的技術的。研究表演藝術以前，你得先學習表演的基本技術。所謂基本技術，並非教導你表演一齣多幕劇，或獨幕，甚至也非抽場排演，乃是應該的練習，練習你的身軀的各方面。歌手的基本訓練並非唱歌，乃是練習他的嗓子；琴手的基本訓練並非彈奏曲譜，乃是練習他的手指，所以想當演員的人的基本訓練並非演劇，乃是練習你本身的這一套工具。正如波里士拉夫斯基在《聚精會神》中所說：

『從最初第一步下手。譬如弄音樂，不是從晚邦的夜曲下手，而是從最簡單的音階開始。演劇的最簡單的音階就是你的五覺：視覺、聽覺、觸覺、味覺。這些都是你的創造工作的鑰匙。正好像晚邦的夜曲裡

白一个音符一樣你隨便地揮動怎麼樣去支那這個音階怎麼樣把整個身心聚精會神地用在五角上，使牠們靈活地運用起來，給牠們各種不同的練習，要牠們創造出各種不同的答案。（演技六講第十

二一十三頁）

你的五覺在日常生活中是相當靈活的，可是等你到了台上，你的五覺就都不靈活了，牠們都失去作用了。你大概不相信我以上這句話。那末請問，在台上，你為什麼只是假裝着在看東西，並不是意識的真看見東西呢？對方演員說的任何話，你為什麼只是假裝着在用耳去听，却不愿意的去真听见呢？在日常生活中，向近在咫尺的人說話，你會依聲對他說話；耳語時，你會用更低更輕的聲音，向遠在十丈以外的人說話，你就會提高嗓子。可是等你一到了台上，你却忘掉了和對方之間的距離，和對方耳語，你也一味的大声嚷之起來。那樣的說話還有什麼真意味呢？運用五覺是最簡單的事情。假如你在台上連這種最簡單的事情都不會作，那還配去談創造人物的事情嗎？

人在剛生下來的十個月半，根本不會使用他的五覺。或者说，他那期間只是盲目的去使用他的五覺。十個月以後，他逐漸開始意識的去學習五覺的運用。十五歲或成人以後，五覺的運用就又逐漸變為潛意識的了。我們的基本訓練就是把人類由有意識的學習已變為潛意識的

運用的五覽再學習着去使其再復為有意識的運用。這種學習五覽及運用便是基本技術之一項。

一个普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说话时，總是搖頭擺腦，張牙舞爪的，姿態動作中十有九都是無意義的，多餘的。假如你上台時也是這樣，那你只是一個常人並非是一個演員。藝術並非真實的人生的描寫，而是選擇的、提煉的人生的描寫。基本技術的又一項是學習你的身體的操縱。演技講中說：演員的教育可分作三部：第一部是他身體上全部的生理機能，肌肉和筋絡的教育。站在導演的地位來說，一个演員有了發育完善的身体，我可以很有办法的支配他做戲。便是指此而言。

戈登·克雷之反对表演藝術的根本理由是因为演员在受情绪的支配，或意志的支配，而情绪或意志常不受演员的支配。支配情绪或意志诚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也並非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就是一種情绪技术（EMOTION - TECHNIQUE）。或曰意識技術（CONSCIOUS - TECHNIQUE）（請參照斯氏的表演体系一書）茲姑舉表演技术六講中的一段話以证此說。

<sup>四</sup>至于第三部分的教育是精神活動的教育，這倒是駁倒的動作立最主要的因子。一个演員要是沒有一種多過充分訓練的精神活動，隨時听從意志的指使去完成每一種必要的動作和變化，就不

成其為演員。換言之，一個演員非得有一種操縱自如的精神活動以適應劇作者所創造任何的情境不可。沒有一位偉大的演員可以缺少這種精神活動的。不幸這種修養是要用長時間的苦功，犧牲不少的時間與經驗，實驗過許多不同的角色，才可以獲得。這一方面的工作可以從培養下面所提到的各種人類所天賦的稟質着手：把自己的整個的五覺在各種不同的想像的情境下繫之的把握牢；把反應的記憶，更或或強或弱的記憶，想像的記憶，最後是視覺的記憶，充分的培養起來。（演技大講第十八—十九頁）

總之，所謂表演的基本技術就是你要學習你自己的身心的操縱（包括身體的操縱、聲音的操縱、與精神的操縱）。

知道了技術，你還得肯下功夫。按照既定的方法與步驟，你便天天的，月月的，年年的去訓練你自己。這就叫日不功夫。搖我的經驗，每天至少三小時，不斷不懈的苦練兩年（這是最低限度的）的功夫，然後才可以算是一个「看得過去」的演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得很對：

「我們的目的不僅在創造一個人的精神生命，而且還要『用一種美善的藝術的形像去表現它。』一個演員必須內心的去体验他的角色，而後給予他的經驗以外在形像。我要你们特別注意，身体之依赖色彩，在我們這一派藝術中是特殊的重要。要想表現一種最微妙而且多

要是潛意識的生活，那就必須保有一種非常有反應的，精練了的聲音的與身體的工具。這幅工具必須是經常的準備着，而且能準確的把最微妙而不可言喻的情感作極銳敏而有力的傳達出來。這就是我們這一派演員之所以不得不在他們的内心準備上（這是要求創造角色的生命）和他們的外部身體工具上（這是要求創造傳達情緒方面創造的效果）要比別派的要下更多的功夫的緣故了。<sup>白</sup>（參考斯氏的表演傳真書中的第二章）

諾利斯霍頓在苏联演劇方法論的第二章中說<sup>白</sup>：演員必須是一切動作與感覺的主宰。就因為這一句空論，所以莫斯科各戲劇學校與養成所底課程注重於体力与声音底訓練，運動，節奏，舞蹈，變音，喝彩的課程。藝術劇院有一位導演曾對我說，史坦尼即使到現在七十五歲高年，每天還要練習身體与声音。<sup>白</sup>勿怪乎斯氏是一位很成功的偉大導演與演員，而且終生保持他的榮譽，就只因為他肯終生的在下功夫。如果你想作一個<sup>白</sup>看過過去的演員，你當然要十二年的苦功夫。請聽斯氏的話。<sup>白</sup> 所謂天之助，出於孝心的下功夫的意思就是說你得有堅強的意志，決心，耐性。<sup>白</sup>（參考斯氏的表演傳真書中的第五章）

既從朋友那裡學得技術，但你只能從實際的舞台生活中獲得經驗。經驗就是磨練，你沒想辦法去磨練你自己。

經過了二年以上的苦功夫之後，你才算是一个演员。你才可以登台示試其技，你才不海口了。<sup>口下海</sup>，這是舊劇界中指一個學徒或一個愛好演戲的人開始當正式的戲子而要以演戲為職業的名詞。再沒有比這個名詞來形容初當演員的人的心理為更恰當了。他好比那學習駕駛駕駛的人第一次<sup>可</sup>搜露<sup>（S.O.）</sup>（離開老師，自己把握<sup>可</sup>駕駛桿<sup>可</sup>作第一次的單人飛行。）目迷五色，眼花繚亂，有一喜一懼之感。除了不熟悉舞台要求之外，第一，他还不能應觀眾所能給予他的魔力與壓力；第二，他還沒有試出他的能力以擔任那一類型的角色為最合適。

在日常生活，你走哇，坐啊，說啊，看哪，都能作，可是到了台上，你却失掉了這些機能了。你感覺觀眾的咄咄逼人，你會對自己說：「他們為什麼老向我看呢？」反之，你可願意對着空蕩子演戲？不會的。表演而沒有觀眾，就好像在一個沒有共鳴的地方唱歌似的，對着一個廣大而同情的觀眾去演戲，就像在一個音响完善室內唱歌似的。觀眾對于我們是一種精神上的音响傳導物。他們把從我們所接受的情緒又送回給我們。（參考斯氏的表演藝術的第一章）斯氏在本章第

## 一章中又說：

台上最惹我不安的是那種嚴肅、安靜、秩序的空氣。從黑暗的後台走入腳光頂光，和聚光的區域，我感覺着眼都被弄瞎了。強大的光亮像是在我與台下部之間形成了一道幕。最初尚感自由，可是不久，習慣了，能看見台下的黑暗區域，及感覺觀眾的吸引力之強而可怕。好像我自己的內心翻了出來，一齊拿給他們去看似的，然而也越覺我的內心的空虛。努力多壓抑感情堵出來，而又覽無能為力，直害怕得我的臉和手都變成了僵石。喉嚨緊縮，聲音太高。我的手腳，姿態和說話都亂來起來。一舉一動全不对勁。我的臉羞紅了，捲住拳頭，手緊靠椅背。失敗了。

為什麼失敗了呢？因為在你與正式觀眾在正式劇場內相見以前，你沒有把擁有滿場觀眾的那種劇場式的音响（Acoustics）因素計算在你的準備以內。而這種音响（這是因劇場建築和觀眾態度而不同的）的魔力與威力只有你的經驗會告訴你，絕無捷徑。

其次讓我們談論你擔任那一類型人物為最合適的問題。舊劇是根據型人物寫成的，如老生、小生、老旦、或者衣等。那未免太呆板了。但話劇在舞形之中也不免有類型人物之跡可尋。但一個初當演員的，根本不必考慮這個問題。你要小試其技，以不擔任主角為宜，因為這時你的

精力和精神還不能勝住愉快，而且以多試為宜，絕不鮮之放過角色。在  
日本美術的磨練中，你才會慢之找到你的歸宿。

約翰·厄里模是否能任主角，賓波林是否能任悲角，我答曰不能。因為久々習慣的關係，他們兩人的筋肉，情緒與聲音等因素已早分道揚鑣了。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的第十四章中說：

……寫到究竟，藝術的創造都不過讓所欣賞的意象支配筋肉的活動，使筋肉所發動作，恰能把意象画在紙上，譜在樂調裏或是在石上。這種筋肉活動像走路泅水一樣，都從習慣得來，不是天生的。習慣的養成都需人力。……畫家能做我所不能做的事，就因為他的筋肉已養成一種應到筆隨的習慣，這種筋肉習慣就是畫藝中的特殊技巧。

各種藝術都有它的特殊的筋肉技巧。……要想學一門藝術，就要學習它的特殊的筋肉技巧。天才也逃不脫這一閏。……

「創造都基于模倣，而模倣的目的天半是養成筋肉的技巧，我們可以舉寫字為例。……逐漸養成手腕筋肉的習慣。字有骨力，有姿態，有力和姿態都是筋肉運動的結果。筋肉作前一種活動則柳公權的勁拔，作另一種則趙孟頫的秀媚。(參考原書第二二頁二二

初當演員的人在最初只是暗中摸索，多方嘗試，最後你走上了對於你合適的一種類型，你也就可以安分守己的作下去，不必妄想非分的要住一切類型的人物，因為你的筋肉習慣不會朝三暮四的作萬能的適應。

斯氏在表演藝術的第十二章“内心動力”中說：“有些演員的情感強烈理智可以扮演羅密歐或奧賽羅，有些演員的意志最強盛可以扮演馬克白或勃蘭德。富於理智的演員可以扮演哈姆雷特或司鐸克曼。這都可以證明以我所說的話。

天下事是欲速則不達，提筆多是死路。我所說的三年以上的舞台經驗乃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藝術探索，嘗試，應用，至少三年，你的功夫才可以說到“嫵熟”，熟才可以生巧，才庶幾可以觸及藝術之境。

#### 四、藝術上的創造

有二年以上的表演基礎和三年以上的舞臺經驗，這時的演員無論表演的多高巧妙與嫵熟，還只停留在技術家或技匠的階段，他还不是藝術家。一個藝術家是必須在作品中有所創造的。

<sup>曰</sup>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騞然，奏刀騁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

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軒乎？良庖，宗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焉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謬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莊子的《養生主》

像那樣的庖丁的解牛技術是多麼的嫻熟哇！但他能算是一個  
解牛藝術家嗎？不，他只是一個解牛匠。因為儘管他有嫓熟  
的技術，却無所創造呢。

錢刻家可曾把後世們所需知道的事情都寫在刻本上？在一  
百頁的篇幅內，你會把刻中人的全副生活都寫出來嗎？比方作  
者可曾把刻本開始以前所發生的事情之原委都充分的寫出  
來？他會讓你知道錢刻出來後所發生的事情，或者摹後的

事情，戲劇家在詮解上是一個吝嗇者。在本子上，他只寫出：「張某下場」……他站起，「他不安的在走着」，「他笑了」……這都是些範統的動作。即使把特性寫出，如「一個容貌相當好的青年，喜歡吸紙煙」，但為要創造一個全副外貌，態度，步法，也還是不夠用的。至於劇中人物的品性，思想，情感，衝動，行為等各細緻方面，都不曾由作家寫出。而這些都必須由演員來補充，刻劃。在這種創造過程中，領導演員的是想像。」（表演條章第四章）

這是演員在藝術創造中的第一步功夫，即運用他的想像力去補充，刻劃。但是他拿什麼去補充，刻劃？他要：

「……從他的記憶中加以審慎的選擇，從他的活經驗中摘出那些最動人的出來。要從他的情緒中提出較宝贵的去織進他要扮演的人物之灵魂中。……一个藝術家從他自己身上取出最好的去在台上傳達過去。形式是會因戲劇之需要而變的，但藝術家的人性的情緒是永遠活着的，而且是不能用任何另一物件來代替的。」（前書第九章）

這是演員在創造中的第二步功夫，即從他的記憶中，從他的

活經驗中去審慎的選擇那最動人的東西向他所扮演的人物上  
俄羅。所以演員要在日常生活 中作搜集，儲蓄的工作而且要大量  
的搜集，儲蓄。假使你平日不搜集，不儲蓄，你将来或者是在學識  
方面不能瞭解你所扮演的人物，或者因為你沒有材料去俄羅你  
的人物中，因而你所表現出來的那个人物就會是個貧乏、淺薄，偏  
枯的可憐的瘦子。演技六講在《易精會神》一講中說：「第二部份俗  
星學識與文化的教育。你要跟一個有修養的演員談莎士比亞，  
莫利哀，歌德，加爾達倫，那他就非得清楚知道這班人的地位，他  
們的劇在全世界的舞台上，有過怎樣的成就不可。我需要的  
演員要通曉世界文學；：繪畫，雕刻，音樂的歷史；：要對於動  
作心理學；：：心理的分析；：：情況的表現；：：要懂得一点点人  
體解剖學；：：這種智育的訓練可以養成一個演員做各種不同  
角色的錢。」便是指的這第二步功夫的一部。

單有了以上這兩步功夫，你還沒有作到真正的創造，像這時所創  
造出來的人物也許還只是行屍走肉，一个傀儡而已。你還得再進一  
步，作到第三步功夫。那就是：

④ 一个真正的演員在台上演戲的時候，他不僅是執行導演者

你指示给他的動作，把劇作者的思想放在我們面前，而是把他自己的人生觀放進對話中。那時他不是立在一個想像的人物的立場，而是把他放在劇本的情景中，是他自己在說話。作者的思想、情感、觀點、理論，已轉變成為他自己的了。他不僅只使別人听懂了他的劇詞，他還得使觀者感覺到他的內心關係。（表演傳承第十二章）

比方，你要担任的角色是哈姆雷特，你當然要接受莎士比亞解釋的哈姆雷特，你也要接受導演者解釋的哈姆雷特，但是你必須加上大部分你自己解釋的哈姆雷特。

斯氏在表演傳承第一章的最後說過：「劇作者是一劇的父親，導演是一個劇的母親，（他愛上了一個劇中人就是愛了胎），而導演者是他們的媒人。」一刻的母親，（他愛上了一个劇中人就是愛了胎），而導演者是他們的媒人。又強調及表達一個角色應該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一个新生命，一个新人。所以當導演在創造的時候，一不小心，也許創造出來一個沒有灵魂的人，也許創造出來一個大傻瓜。在創造的三步功夫中，以第三步功夫為最難，但又是必需的。偉大的藝術家是都能作到這一步的。

我的信論如下：

## 劇 檢 情 報

▲ 宜賓十八師某部，送援湘桂劇團，已演至第四幕，華業同、李雲南主導，自責、  
籌備，打泡戲已定，少奶奶的扇子。

▲ 宜賓蜀戎影劇院張劍銀，定本月上演《寄生草》，刻正排練中。  
▲ 江安青年劇社於江安上演《野玫瑰》，兩場後，渡赴瀘州演出，開票價  
提高至普遍一百元。

▲ 重慶中青楊村彬先生編導之《光緒皇帝》，已更名《清宮外史》，定本月  
十一日假杭達堂演出。

▲ 以滇東路運輸局為慶祝佛緣平等新約，特演出《勝利日報》劍刊號，  
由第三屆畢業同學李乃忱編劇，第五屆同學李鑑劍導演。

▲ 據重慶中央電影場今長羅摩澤先生二月廿七日函記者稱，該場劇團（中  
電劇團）旅蓉公演已畢，將於日內返渝，成績尚好，惟重慶演出，仍不易耳。

五〇。

▲ 中藝之《風雪夜歸人》，係吳祖光先生編劇，賀益斧先生導演，校友李恩杰設  
計，項璧主演，於上月廿五日起假杭達堂演出。

▲ 中藝之《石達開》（即《大渡河》），由張致祥先生導演，第三屆畢業同學  
耿東主導。

▲中國藝術劇社從三月十日起上演「北京人」。

▲傳中國藝術劇社被瑞典中音同時上演「家」。

▲「中國」演員顧而已，傳將傳白雲山蓉瓣沙利文小劇場。

▲由第五屆畢業同學馮慕蓮領導之青木閣民教館藝術部，曾演出求婚「何處呢」，「十三年」，「正式結婚」，「烏夜啼」及「世界公敵」等劇，刻正籌排「重慶三十四小時」及「國家至上」云。

▲重慶中央大學附中高級部，為賑濟晚災籌演王進洲之「柳暗花明」，由校友周良沅導演。

▲重慶中央大學附中高級女生部，至三八婦女節之後陳詮之「金指環」，由校友袁文華導演。

### 母校動態

▲母校創建由劉國長蔡祐麟同學領導，於年月六日離江作旅宜公演，劇目原定「寄生草」，嗣因宜賓蜀我影劇院話劇組已先同排該劇，乃改為「黑字三十八」，全於下月二日起假蜀我影劇院演出。

▲母校首屆社教公演「放鄉」已於二月二十二日兩晚演出，導演為劉靜沅先生，演員均為高職科二年級同學。

▲母校第二屆社教公演，即利用班上參軍下鄉宣傳隊之劇目，於二月二

廿七二十八日公演，中華民族的子孫，兩場，係集體導演，執行導演為諾三同學丁肖徵，演員均為諾三樂三同學。

△第五屆畢業同學程翠魂，李夢期，朱江返校工作。

△第二屆畢業同學郭藍田最近將返校任教。

△第一屆畢業同學鳳飛有參加母校劇團之說。

△副導主任張秉鈞先生因事赴渝，已於本月初由渝返江，並為其友購到教具多種，據稱校長於廿一日出園後即返校。

△瀘州銀行界為籌募中心小學基金，特託由張秉鈞先生商請學校劇團赴瀘公演，旅宜公演完畢後，即將籌備前往，劇目俟決定後續報。

△由劉靜沅先生導演之「沉淵」（林珂編劇），定本月初六日起在李校劇場演出，演員大部仍為高二同學。

△由第一屆畢業同學余坤龍導演之「大地回春」（陳自塵編劇）全四月三日起演出，演員為高二高三同學。

△副導主任張秉鈞先生及樂劇科教師葉懷德，姜希兩先生均于本年内有奔韓奔瓦之憂。（張主任已有五公子，此次甚將得一千金也。）

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出版

廢物利用小叢書

表演提要

余上沅著

導演提要

余上沅著

聲音技術

洪深著

演員的創造

陳浴策著

舞台藝術提要

余上沅著

毛邊紙石印本 全冊定價參元

郵購郵票十足付用各附郵費一角五分

歡迎校友們投稿